幻化錄

天

羕三


昔阿蘭尊子以蘆葉
渡海其真邪

九雲夢卷之一目錄

九雲夢卷之二目錄

九雲夢卷之三目錄

九雲夢卷之一

蓮花峰大開法宇　真上人幻生楊家

天下名山曰有五焉東曰東岳卽泰山西曰西岳卽華山南曰南岳卽衡山北曰北岳卽恒山中央之山曰中岳卽嵩山此所謂五岳也五岳之中惟衡山距中土最遠九疑之山在其南洞庭之湖經其北湘江之水環其三面若祖宗儼然中處而子孫羅立而拱揖焉七十二峯或騰踔而真天或嶄嶭而截雲如奇標俊彩之美丈夫七竅百骸皆秀麗清爽無非元氣

所鍾也其中最高之峰曰祝融曰紫蓋曰天柱曰石廩曰蓮花五峯也其形擢竦其勢陟高雲翳掩其真面霞氣蔽其半腹非天氣廓掃日色晴朗則人不能得其彷彿焉昔大禹氏治洪水登其上立石記功德天書雲篆歷千萬古而尚存秦時仙女衛夫人修鍊得道受上帝之職率仙童玉女来鎮此山郎所謂南岳衛夫人也盖自古昔以来靈異之蹟瓌奇之事不可殫記唐時有高僧者自西域天竺國入中國愛衡岳秀色就蓮花峰結草菴以居講大乘之法以教衆

生以制鬼神於是西教大行人皆敬信以為生佛復出於世富人薦其財貧者出其力鏟疊嶂架絕壑鳩財僝工大開法宇幽夐寥閒勝槩萬千杜工部詩所謂寺門高閟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仙樂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場之雄稱為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或稱六如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闍利名性眞者貌瑩氷雪神凝秋水年才二十歲三藏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知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大師每與衆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爲白衣老人來叅法席味聽經文一日大師謂衆弟子曰吾老且病不出山門已十餘年矣今不可輕動矣汝輩衆人中誰能爲我入水府拜龍王替行回謝之禮乎性真請行大師喜而送之性真着七斤之袈裟曳六環之神筇飄飄然向洞庭而去俄而守門道人告於大師曰南岳衛真君娘娘送八介女仙已到門矣大師命召之八仙女次第而入周行大師之座三回乃已

以仙花散地訖跪傳夫人之言曰上人處山之西我
處山之東起居相延飲食相接而賤曹多事使我苦
惱尚未得一造法座穏聽玄談處仁之智蔑矣交隣
之道闕矣玆送灑掃之婢敬修起居之禮兼以天花
仙果七寶紋錦以表區區之誠遂各以所領花果宝
貝擎進於大師大師親受之以授侍者供養於佛前
屈身而禮乂手而謝曰老僧有何功德荷此上仙之
盛餽仍設齋以待八仙於其歸致敬謝之意而送之
八仙女同出山門携手而行相議曰此南岳天山一

邱一水無非我家境界而自和尚開道場之後更任鴻溝之分蓮花勝景在於咫尺而未得探討矣今者吾儕以娘〻之命幸到此地且春色正妍山日未暮趂此良辰陟彼崔嵬振衣於蓮花之峰濯纓於瀑布之泉賦詩而吟乘興而故誇張於宮中諸姉妹不亦快乎皆曰諾遂相與緩步而上俯見瀑布之源緣崖而行導水而下少憩于石橋之上此時正當春三月也林花齊綻紫霞葱籠望之如展錦繡之色谷鳥爭鳴嬌音宛轉聞之如奏管絃之曲春風使人怡蕩物

色挽人留連八仙女油然而感怡然而樂踞坐橋上
俯瞰溪流百道流泉滙為澄潭清冽瑩澈如掛廣陵
新磨之鏡翠蛾紅粧照耀水底依俙然一幅美人圖
新出龍眠手下也自愛其影不忍即起殊不覺夕照
度嶺暝霧生林也是日性真至洞庭劈瑠璃之波入
水晶之宮龍王大悅出迎於宮門之外延入殿上分
席而坐性真俯伏奏大師遥謝之言龍王巻而聽之
遂命設大宴而接之珍果仙菜豐潔可口龍王親自
執酌以勸性真性真固讓曰酒者伐性之狂藥郎佛

家大戒賤僧不敢飲也龍王曰釋氏五戒中禁酒予豈不知寡人之酒與人間大異只能制人之氣未嘗蕩人之心上人獨不念寡人勤懇之意耶性真感其厚眷不敢强拒乃連倒三盃拜謝竜王出水府御冷風向蓮花而来至山底頓覺酒暈上面昏花纈眼自訟曰師父若見滿頰紅潮則豈不驚恠而劫責乎卽臨溪而坐脱其上服揷置於晴沙之上手掬清波沃其醉面忽有異香掠鼻而出既非蘭麝之薰亦非花卉之馥而精神自然震蕩鄙吝悠爾消鑠悠揚任弱

不可形喻乃自語曰此溪上流有何採奇花郁烈之氣泛水而来耶吾當往而尋之更整衣服沿流而上此時八仙女尚在石橋之上正與性真相遇性真捨其杖錫上手而禮曰僉女菩薩俯聽貧僧之言貧僧郎蓮花道場六觀大師弟子也奉師之命下山而去方還歸寺中矣石橋甚狹菩薩齊坐男女恐不得分路惟願僉菩薩暫移蓮步特借啟路八仙女荅拜曰妾等郎衛夫人娘々侍女承命於夫人問候於大師矣故路適少留於此矣妾等聞之禮云於行路男子

由左而行婦人由右而行此橋本来狹窄妾等且已先坐令道人行橋而去於禮不可請尋他路而行性真曰溪水既深且無他逕欲使貧僧從何處而行乎仙女等曰昔達摩尊者秉蘆葉渉大海和尚若學道於六觀大師則必有神通之術渉此小川何難之有而乃與兒女子爭道乎性真笑而荅曰試觀諸娘之意必欲索行人買路之錢也貧寒之僧本無金錢適有八顆明珠請奉献於諸娘子以買一線之路說罷手持桃花一枝以擲於仙女之前四雙絳萼卽化為

明珠祥光滿地彩瑞燭天若出於海畔之懷胎八仚
女各拾取一介顧向性真嚓然一笑竦身乘風騰空
而去性真佇立橋頭擡首遠望良久雲影始滅香風
盡散惘然如失怊悵而皈以龍王之言復於大師大
師詰其晚歸對曰龍王待之甚款挽之甚懇情禮所
在不敢拂衣而即出矣大師不答使之退休性真來
到禪房日已曛黑自見仚女之後嫩語嬌聲尚留耳
邊艷態妍姿猶在眼前欲忘而難忘不息而自思神
魂恍惚悠々蕩々兀然端坐默念於心曰男兒在世

幼而讀孔孟之書壯而逢堯舜之君出則任三軍之
帥入則爲百揆之長着錦袍於身結紫綬於腰揖讓
人主澤利百姓目見嬌艷之色耳聽幼妙之音榮輝
樹於當世功名垂於後世此固大丈夫之事也哀我
佛家之道不過一盂飯一瓶水數三卷之經文百八
顆之念珠而已其德雖高其道雖玄寂寥太甚矣枯
淡而止矣假令悟上乘之法傳祖師之統直坐於蓮
花臺上三魂九魄一散於煙焰之中則夫孰知一箇
性真生於天地間乎思之如此念之如彼欲眠不眠

夜已深矣霎然合眼則八仚女忽羅列於前矣驚悟開睫已不可見矣遂大悔曰釋教工夫正心志斯爲上行矣我出家十年曾無半點苟且之心邪心忽發令乃如此豈不有妨於我之前程乎遂自爇栴檀趺坐蒲團振勵精神輪盡項珠方靜念千佛矣忽然一童子立窓外呼之曰師兄着寢否師父命召之矣性真大愕曰深夜促召必有故也仍與童子忙詣方丈大師集衆弟子儼然正坐威儀肅肅燭影煌煌乃勵聲責之曰性真汝知汝罪乎性真顛倒下階跪而對

曰小子服事師父十閱春秋而曾未有毫髮不恭不順之事誠愚此昏不知自作之罪大師曰修行之功其目有三曰身也曰意也曰心也汝往龍宮飲酒而醉歸到石橋邂逅女子以言語酬酌折贈花枝與之相戲及其還來且尚繾綣初既盡心於美色旋即留意於富貴慕世俗之繁華厭佛家之寂滅此三行工夫一時壞了其罪固不可仍留於此壵也性真叩頭泣訴曰師乎師乎性真誠有罪矣然自破酒戒因主人之強勸而不獲已也與仙女酬酌言語只為借路

本非有意有何不正之事乎及歸禪房雖萌悪念一刹那間自覺其非惕狂心之走作藹善端之自發咋指追悔方寸復正此儒家所謂不遠而復者也苟使弟子有罪則師父撻楚警戒亦教誨之一道何必迫而黜之俾絶自新之路乎性真十二歳棄父母離親戚倚故師父郎剃頭髮言其義則無異生我育我語其情則所謂無子有子父子之恩深矣師弟之分重矣蓮花道場郎性真之家舍此何之大師曰汝欲去之吾令去之汝苟欲留誰使汝去乎且汝自謂曰吾

何去乎汝所欲往之處即汝可歸之所也仍復大聲曰黄巾力士安在忽有神將自空中而來俯伏聽令大師分付曰汝領此罪人往豐都交付於閻王而回性真聞之肝膽墜落涕淚迸出無數叩頭曰師父師父聽此性真之言昔阿蘭尊者入於娼女之家與同枕席失其操守而釋迦大佛不以爲罪但設法教之弟子雖有不謹之罪比之阿蘭猶且輕何必欲送於豐都乎大師曰阿蘭尊者未制妖術雖與娼物親近其心則未嘗變矣今汝則一見妖色全失素心嬰情

富貴流涎覓綾其視於阿蘭何如汝罪如一番輪回
之苦島得免乎性真惟涕泣而已頓無行意大師復
慰之曰心苟不潔雖壽山中道不可成矣不忘其根
本雖落於十丈狂塵之間畢竟自有税駕之處汝必
欲復歸於此則吾當躬自率來汝其勿疑而行性真
知不可奈何拜辭於佛像及師父與師兄弟相別隨
力士而歸入陰寃之關過望鄉之臺至豊都城外守
門鬼卒問其所從來力士曰承六觀大師法旨領罪
人而來矣鬼卒開城門而納之力士直抵森羅殿以

押来性真之意告之閻王使之召入措性真而言曰上人之身雖在於南岳山蓮花之中上人之名已載於地藏王香案之上矣寡人以為上人得成大道一陞蓮座則天下衆生必將普被陰德矣今仍何事辱至於此乎性真大慚良久乃告曰性真無狀曾遇南岳仙女於橋上不能制一時之心故仍以得罪於師父待命於大王矣閻王使左右上言於地藏王曰南岳六觀大師使黄巾力士押送其弟子性真要令冥司論罪而此與他罪人自別敢仰禀矣菩薩答曰修

行之人一往一来當依其所願何必更問閻王方欲按決矣兩鬼卒又告曰黄巾力士以六观大師法命領八罪人来到於門外矣性真聞此言大驚矣閻王命召罪人南岳八仙女匍匐而入跪於庭下閻王問曰南岳女仙听我言也仙家自有無窮之勝槩自有不盡之快樂何為到此地耶八人含羞而對曰妾等奉衛夫人娘〻之命修起居於六觀大師路逢性真小和尚有問答之事矣大師以妾等為玷汚叢之静界移牒於衛娘〻府中拉送妾等於大王妾等之外

沉苦樂皆懸於大王之手伏乞大王大慈大悲使之
再生於樂地閻王定使者九人招之前密〻分付曰
牽此九人速往人間言訖大風倏起於殿前吹上九
人於空中散之於四面八方性真随使者為風力所
驅飄〻搖〻無所終薄至于一處風聲始息兩足已
在地上矣性真收拾驚魂舉目而見之則蒼山鬱〻
而四圍清溪曲〻而分流竹籬茅屋隠映草閒者才十
餘家數人相對而立私相語曰楊處士夫人五十後
有胎候誠人間稀罕之事矣臨產已久尚無児聲可

悵可慮性真默想曰今者我當輪生於人世而顧此形身只箇精神而已骨肉正在蓮花峰上已火焼矣我以年少之故未畜弟子更有何人收我舍利思量反覆心切悽愴俄而使者出揮手招之言曰此地郎大唐國淮南道秀州縣也此家郎楊處士家也處士乃汝父親其妻柳氏乃汝慈母也汝以前生之縁為此家之子汝須速入無失吉時性真郎入見則處士戴葛巾穿野服坐於中堂對爐煎藥香臭藹〻然襲衣房内隱〻有婦人呻吟之聲矣使者促性真入房

中性真疑慮遊巡使者自後推擠性真蹶然付地神昏氣窒若在天地翻覆之中者然性真大呼曰救我救我而聲在喉間不能成語只作小兒啼哭之聲矣侍婢走告於處士曰夫人誕生小郎君矣處士奉藥椀而入夫妻相對滿面歡喜性真飢則飲乳飽則止哭當其始也心頭尚記蓮花道場矣及其漸長知父母之恩情然後前生之事已茫然不能知矣處士見其兒子骨格清秀撫頂而言曰此兒必天人謫降也名之曰少遊字之曰千里流光水䭾犀角日長於爲

之間已至十歲容如温玉眼若晨星氣質擢秀智慮
深遠魁然若大人君子矣處士謂柳氏曰我本非世
俗之人而以與君有下界因緣故久留於煙火之中
蓬萊仙侶寄書招邀者已久而念君孤子不能决去
今皇天默佑英子斯得聰達超倫頴膚拔萃真吾家
千里駒也君既得依歟之所晩年必將覩榮華而享
富貴也此身去留不須介念也一日衆道人来集於
堂上與處士或騎白鹿或驂青鶴向深山而去此後
惟往〻自空中寄書札而已蹤跡未嘗到家矣

華陰縣閨女通信　藍田山道人傳琴

自楊處士昇仙之後母子相依經過日月少遊才過數年才名藹蔚本郎太守以神童薦于朝而少游以親老為辭不肯就之年至十四五秀美之色似潘岳發越之氣似青蓮文章燕許如也詩村鮑謝如也筆法僕命鍾王智略兼畜孫吳諸子百家九流三教天文地理六韜三畧舞槍之法用劍之術神授鬼教無不精通盖以前世修行之人心竇洞徹胸海恢廓觸處斯解如竹迎刃非凡流俗士之比也一日告於母

親曰父親昇天之日以門戶之責付之於小子而令家計貧窶老母勤勞兒子若甘爲守家之狗曳尾之龜而不求世上之功名則家聲無以繼矣母心無以慰矣甚非父親期待之意也聞國家方設科抄選天下之羣才兒子欲暫移母親膝下歌鹿鳴而西遊柳氏見其志氣本不碌〻少年行役不能無慮遠路離別亦且關心而已知其沛然之氣不可以沮乃邑勉而許之盡賣釵釧備給盤纏少游拜辭母親以三尺書童一匹蹇驢取道而行〻累日至華州華陰縣距

長安已不遠矣山川風物一倍明麗以科期尚遠日行數十里或訪名山或尋古跡客路殊不寂寥忽見一區幽庄近滿芳林嫩柳交影綠煙如織中有小樓丹碧照耀蕭灑遼敻幽致可賞遂垂鞭徐行迫以視之則長條細枝拂垂嫋娜若美女新浴綠髮臨風自梳可愛亦可賞也少游手攀柳絲躑躅不能去歎賞曰吾鄉蜀中雖多珍樹曾未見裊ゝ千枝毿ゝ萬縷若此柳者也乃作楊柳詞其詩曰

楊柳青如織長條拂画樓願君勤種意此樹最風

流
楊柳何青〻長條拂綺檻頗君莫攀折此樹最多
情
詩成浪詠一遍其聲清亮豪爽宛若扣金擊石一陣
春風吹其餘響飄散於樓上其中適有玉人午睡方
濃忽然驚覺推枕起坐拓開繡戶徙倚雕欄流眄凝
睇四顧尋聲忽與楊生兩眸相值鬖髿雲鬟亂毛[illegible]
鬟玉釵斜欹眼波朦朧芳魂若痴弱質無力睡眼猶
在眉端鉛紅半消於臉上美天然之色嫣然之態不

可以言語形容丹青描畫也兩人脉々相着未措一
辭楊生先送書童於村前客店使備夕炊矣至是還
報曰夕飯已具矣美人凝情熟視開戸而入惟有陣
々暗香從風而来而已楊生雖大恨書童一垂珠箔
如隔弱水遂與書童回来一步一顧紗窓已緊閉而
不開耳来坐客店悵然消魂原来此女子姓秦氏名
彩鳳即秦御史女子也早喪慈母且無兄弟年纔及
笄未適於人時御史上京師小姐獨在於家夢寐之
外忽逢楊生見其貌而悦其風彩聞其詩而慕其才

華乃思惟曰女子從人終身大事一生榮辱百年苦
樂皆係於丈夫故卓文君以寡婦而從相如今我郎
處子之身也雖有自媒之嫌臣亦擇君古不云乎今
若不問其姓名不知其居住他日雖稟告於父親而
欲送媒妁東西南北何處可尋於是展一幅之牋寫
數句之詩封授於乳媼曰持此封書往彼客店尋得
俄者身騎小驢到此樓下詠楊柳詞之相公而傳之
俾知我欲結芳緣永托一身之意也此吾莫重之事
慎勿虛徐此相公其容顏如玉眉宇如畫雖在於衆

人之中昂昂如鳳凰之出鷄羣媪必親見傳此情書乳媪曰謹當如教而異時老爺若有問則將何以對之耶小姐曰此則我當之汝勿慮焉乳娘出門而去之旋又還問曰相公或已娶室或既定婚則何以為之耶小姐移時沉吟乃言曰不幸已娶則我固不嫌為副室而我觀此人年是青陽恐未及有室家矣乳娘往于客店訪問吟咏楊柳詞之客此時楊生出立於店門外見老婆來訪忙迎而問曰賦楊柳詞者郎我也老娘之問有何意耶乳娘見楊生之美不復致

疑但云此非討話之地也楊生引乳娘坐於客榻問
其來尋之意乳娘曰郎君楊柳詞詠於何處乎答曰
生以遠方之人初入帝畿愛其佳麗歷覽遊勝今日
之午適過一處郎大路之此小樓之下綠楊成林春
色可玩感興之餘賦得一詩而詠之矣老娘何以問
之媼曰郎君其時與何人相面耶楊生曰小生幸值
天仙降臨樓上之時艷色尚在於眼異香猶濕於衣
矣媼曰老身當以實告之其家蓋吾主人秦御史宅
也其女郎吾家小姐也小姐自幼時心明性慧大有

知人之鑑一見相公便欲托身而御史方在京師往
復稟定之間相公必轉向他處大海浮萍秋風落葉
將何以訪其蹤跡乎絲蘿雖切願托之心爐金賓有
自躍之恥而三生之緣重一時之嫌小也是以含經
從權包羞冐慚使老妾問郎君姓氏及郷貫仍探婚
娶與否矣生聞之喜色溢面謝曰小生楊小游家本
在楚年幼未娶矣雖老母在堂花燭之禮當告兩家
父母而後行之結親之約今以一言而定之矣華山
長青渭水不絶乳娘亦大喜自袖中出一封書以贈

生〻折見郎楊柳一絶也其詩曰
樓頭種楊柳擬繫郎馬住如何折作鞭催向章臺
路
生艶其清新亟加歎服稱之曰雖古之王右丞李學
士蔑以加矣遂披彩牋寫一詩以授媪其詩曰
楊柳千萬縷縷〻結心曲願作月下繩好結春消
息
乳娘受置於懷中出店門而去楊生呼而語之曰小
姐秦之人小生楚之人一散之後萬里相阻山川修

覔消息難通况今日此事既無良媒小生之心無可憑信之處欲乗今夜之月色望見小姐之容光未知老娘以為如何小姐詩中亦有此意望老娘更禀于小姐乳娘去郎還来曰小姐奉賢郎和詩十分感激且備傳郎君之意則小姐曰男女未及行禮私與相見極知其非禮然方欲托身於其人而何可有違於其言乎且中夜相會人言可畏異日父親若知之則必有厚責欲待明日相會於中堂相與定約云矣楊生嗟嘆曰小姐明敏之見正大之言非小生所及也

對乳娘再三勸囑無令失期乳娘唯々而去是夜生
留宿於店中轉展不寐坐待晨鷄苦恨春宵之長也
俄而斗杓初轉村鼓催鳴方欲呼童而秣馬矣忽聞
千萬人喧閙之聲潮湧湯沸自西方而來矣福生大
驚攝衣而出立街而見之則執兵之乱卒避亂之衆
人籠山絡野紛騈雜踏軍聲動地哭響干霄問之人
則曰神策將軍仇士良自稱皇帝發兵而反天子出
巡揚州關中大乱賊兵四散刼掠人家且傳言開函
關不通往來之人無論良賤皆作軍丁矣生慌忙驚

懼遂牽書童鞭驢促行望藍田山而去欲竄伏於巖穴之間矣仰見絶頂之上有數間草屋雲影掩翳鶴聲清亮楊生知有人家從巖間石逕而上有道人凭几而卧見生至起坐問曰君是避亂之人必淮南楊處士令郎也楊生趍進再拜含淚而對曰小生果是楊處士子也自别嚴父只依慈母氣質甚魯才學俱蔑而妄生徼倖之計冒充觀國之賓行到華陰猝值變亂不啚今日獲拜大人此必上帝俯鑑微誠故今叨陪大仚之几杖得聞嚴父之消息伏乞仙君無惜

一言以慰人子之心家嚴今在何山而體履亦何如
道人笑曰尊君與我着碁於紫閣峰上別去彎耳未
知其去向何處而童顔不改綠髮長春惟君無用傷
懐楊生泣訴曰或因先生可得一拜於家嚴乎道人
又笑曰父子之情雖深仙凡之分逈殊雖欲為君圖
之末由也而況三山渺邈十洲空濶尊公去就何以
得知君既到此姑且留宿徐待道路之通歸去亦未
晚也楊生雖聞父親安寧之報道人落〻無顧念之
意會合之望已絶矣心緒悽愴淚流被面道人慰之

曰合而雅之而合亦理之常也何以爲無益之悲耶
楊生拭淚而謝當隅而坐道人指壁上玄琴而問曰
君能解此乎生對曰雖有素癖而未遇賢師不得其
妙處矣道人使童子授琴於生使彈之生遂置之膝
上奏風入松一曲道人笑曰用手之法活動可教也
乃自移其琴以千古不傳之四曲次第教之淸而雅
幽而亮實人間之所未聞者生本來精通音律且多
神悟一學能盡傳其妙道人大喜又出白玉洞簫自
吹一曲以教生仍謂之曰知音相遇古人所難今以

此一琴一簫贈君日後必有用處君其識之生受而拜謝曰小生之得拜先生必是家親之指導先生郎家親故人小生小生敬事先生何異於家親乎侍先生杖屨以備弟子之列小子願也道人笑曰人間富貴自来偪君〻將不可免也何能從遊老夫栖在巖穴乎况君畢竟所敀之處與我各异非我之徒也但不忍負慇勤之意贈此彭祖方書一卷老夫之情此可領矣習此則雖不能久視延年亦足以消病却老也生復起拜而受之仍問曰先生以小子期之以人間富

貴敢問前程之事矣小子於華陰縣與秦家女子方議婚姻爲亂兵所逐奔竄至此未知此婚可得成否道人大笑曰婚姻之事昏黑似夜天機未可輕泄然君之佳緣在於累處秦女不必偏自繾綣也生跪而受命陪道人同宿於堂天未明道人喚覺楊生而謂之曰道路既通科期退定於明春想大夫人方切倚閭之望須早歸故鄉無貽北堂之憂仍計給路貴生百拜床下稱謝辱眷收拾琴書行出洞門不勝依黯矯首回顧萦茨及道人已無去處唯曙色蒼凉彩靄

慾籠而已生入山之初楊花未落一夜之間菊花滿叢矣生大以爲怪問之於人已秋八月矣來訪舊日客店新經兵火村落蕭條與向來經過之時大異赴舉之士紛紛下來生問都下消息則答曰國家乃諸道兵馬過五箇月始削平僭亂大駕還都科舉且以明春退定矣楊生往訪秦御史家則繞溪裏柳搖落於風霜之後殊非舊日景色朱樓粉墻已成灰燼陳礎破瓦堆積遺墟而已四鄰荒冷亦不聞鷄犬之聲生愴人事之易變悵佳期之已曠攀援柳條佇立斜

湯徒吟秦小姐楊柳之詞一字一淚衣裾盡襲欲問
往事不見人跡乃茫然而歸問于店主曰彼秦御史
家屬今在何處耶店主嗟惋曰相公不聞耶前者御
史仕宦在京師惟小姐率婢僕守家官軍收復京師
之後朝廷以秦御史爲受逆賊僞爵以極刑斬之小
姐押去京師而其後或言終不免慘禍或言沒入掖
庭矣今朝官人押領罪人等數多家屬過此店之前
問之則曰此屬皆沒入爲英南縣奴婢者也或云秦
小姐亦入於其中矣楊生聽之潸淚自下曰藍田山

道人去蔡氏婚事昏黑似夜小姐必已死矣更無詰問之處乃治行具下去秀州此時柳氏聞京師禍亂之報恐兒子死於兵火日夜呼天幾不得自保矣及見少游相持痛哭若遇泉下之人未幾舊歲已盡新春忽届矣生又將作赴舉之行柳氏曰去年汝往皇都幾陷危境至今思惟凜々可怕汝年尚稚功名不急然吾所以不挽汝行者吾亦有主意故也顧此秀州既狹且僻門戶才貌實無堪爲汝配者而汝已十六歲也今若不定幾何其不失時乎京師紫清觀杜

錄師卽吾表兄出家雖久計其年歲則尚或生存此兄氣宇不凡知慮有裕名門貴族無不出入寄我情書則必視汝如子而出力周旋為求賢匹汝須留意於此仍作書而付之生受命始以華陰事告之恥有悽慼之色柳氏嗟咄曰秦氏雖美旣無天緣禍家餘生必難全保設令不死逢着亦難汝須永斷浮念更求他姻以慰老母企望之懷也生拜敬登程及到洛陽猝值驟雨避入於南門外酒店沽酒而飲生謂店主曰此酒雖美亦非上品也主人曰小店之酒無勝

於此者相公若求上品天津橋頭酒肆所賣之酒名曰洛陽春一斗之酒千錢其價味雖好而価則高矣生靜思洛陽自古帝王之都繁華壯麗甲於天下我去年取路他處而去故未見其勝槩今行當不落莫矣

楊千里酒樓擢桂　桂蟾月鶊被薦贒

生乃使書童籌給酒債乃驅驢向天津而行及抵城中山水之勝人物之盛果恊所聞矣洛水横貫都城如鋪白練天津橋迥跨澄波直通大路隱隱如彩虹

之飲水蜿〻如蒼龍之展腰朱甍聳空碧瓦耀日色
映清漪影抱香街可謂蒡一名區也生知其爲店主
所謂酒楼乃催行至其楼前金鞍駿馬填塞通衢僕
夫林立譁聲雷聒仰視楼上則絲弁轟鳴聲在半空
羅綺紛繽香聞十里生以爲河南府尹讌客於此使
書童問之爭言城裏少年諸公子聚集一時名妓設
宴玩景生聞之已覺醉興翩〻豪氣騰〻於是當楼
下驢直入楼中年少書生十餘人與美人數十雜坐
於錦筵之上騁高談浮太白衣冠鮮明意氣軒豁諸

生見楊生容顏秀美符彩灑落齊起揖迎分席列坐
各通姓名後上座有盧生者先問曰吾見楊兄行色
所謂槐花黃擧子非者也生曰誠如兄言矣又有杜
生者曰楊兄苟是赴擧之儒則雖云不速之賓忝於
今日之會亦不妨也生曰以兩兄之言觀之則今日
之會非但以酒盃留連而已必結詩社而較文章也
若小弟者以楚國寒賤之人年歳旣少知識甚狹雖
以薄劣猥充鄕貢忝與於諸公盛會之末不亦僭乎
諸人見楊生語遜而年幼頗輕易之答曰吾輩之會

非爲結詩社也而楊兄所謂較文章盖彷彿矣然凡
是後来之客雖作詩可也不作亦可也與吾輩飲酒
洽好矣仍促傳巡杯滿座諸妓迭奏衆樂楊生乍擡
醉眸徧視羣妓二十餘人各執其藝而惟一人超然
端坐不奏樂不接語淑美之容冶艶之態真國色也
望如南海觀音婷〻獨坐於繪素之中矣生神魂撩
亂自忘巡杯其美人亦頻顧楊生暗以秋波送情生
又睇視則累幅詩箋堆積於美人之前遂向諸生而
言曰彼詩箋必諸兄佳製可得一賞否諸人未及對

美人輒起攝其華箋置之於楊生之座前生一〻披閱則大都十餘張詩而其中雖不無優劣生熟蓋平〻無驚語佳句也生心語曰我曾聞洛陽多才子矣以此見之則虛言也乃還其詩箋於美人對諸生拱手而言曰下土賤生未嘗見上國文章矣今者幸玩諸兄珠玉快樂之心不可勝喻此時諸生已大醉矣恰〻笑曰楊兄但知詩句之妙而已不知其間有尤妙之事也生曰少弟過蒙諸兄眷愛酒杯之間已作忘形之友所謂妙事何惜向少弟說來耶王生大笑

曰說道於兄何害之有吾洛陽素稱人才府庫是以
近前科甲洛陽之人不為壯元則必為探花吾輩諸
人皆得文字上虛名而不能自定其優劣高下矣彼
娘子姓桂名蟾月非但姿色歌舞獨步於東京古今
詩文無所不通且其詩眼尤妙矣靈如鬼神洛陽諸
儒納卷而來則一閱其文斷其立落言如符合未嘗
一失其神鑑如此是以吾輩各以所製之文送於桂
娘經其品題取其入眼者載之歌曲被之管絃以之
而定其高下長其聲価如旗亭故事況桂娘姓名盖

應月中之桂新榜魁元之吉兆寔在於此矣楊生試聞之此非妙事乎有杜生者曰此外有別妙而又妙者諸詩之中桂娘擇其一首而歌之則作其詩者今夜當與桂卿好結芳緣而吾輩皆作賀客而已斯豈非妙而又妙者乎楊兄亦男子也苟有一段豪興亦賦一詩與吾輩爭衡似好也生曰諸兄之詩成之已久未知桂卿已歌何人之詩乎王生曰桂卿尚靳一闋清音櫻脣久鎖玉齒未啓陽春絕調猶不入於吾儕之耳桂卿若不故作嬌態則必有羞澁之心而然

也生曰小弟曾在楚中雖或依様画蘆作一兩首詩而郎局外之人也與諸兄較藝恐未安也王生大言曰楊生容貌美於女子矣又何無丈夫之意耶聖人有言曰當仁不讓於師又曰其争也君子第恐楊兄無詩才也苟有才也豈可徒執偽嫌乎楊生雖外歸虚讓一見桂娘豪情已不可制矣見諸生座傍尚有空箋即抽其一幅縦横走筆題三章詩比如風檣之走海渇馬之奔川諸生見其詩思之敏捷筆勢之飛動莫不驚訝失色矣楊生擲筆於席上謂諸生曰宜

先請教於諸兄而今日座中桂卿即考官也納卷時
刻恐不可及也郎送詩箋於桂卿其詩曰
楚客西遊路入秦酒樓來醉洛陽春月中丹桂誰
先折今代文章自有人
天津橋上柳花飛珠箔重〻映夕暉側耳要聽歌
一曲錦筵休復舞羅衣
花枝羞殺玉人粧未吐纖歌口已香待得樑塵飛
盡後洞房花燭賀新郎
蟾月乍轉星眸霎然看過檀板一聲清歌自裊嫋〻

如縷咽〻如訴鶴唳青田鳳鳴丹邱秦箏奪其聲趙
瑟失其曲滿座皆灑然易容而諸人傲視楊生許令
作詩矣及其三詩皆入於蟾月之歌喉憮然敗興相
顧無言欲讓蟾月於楊生則近於無膽欲背座中之
約則難於失信面〻直視嘿〻癡坐楊生知其氣色
倏起告辭曰小弟偶蒙諸兄款接叨參盛宴既醉且
飽誠切感幸前路尚遠行色甚忙未得終日吐話他
日曲江之會當罄此餘懷矣乃從容下去諸生亦不
肯挽止矣生出至樓前方欲跨驢蟾月忙步而來謂

生曰此路南畔有粉墻〻外有櫻桃盛開此乃妾家相公須先往訪得此家待妾還啟妾亦從此往矣生點頭而諸南向而去蟾月上樓謂諸生曰諸相公不以妾為陋以數闋之歌卜今夜之緣將何以處之耶諸人猶不捨愛慕之情答曰楊哥客也非吾輩中人何可以此為拘乎互相和應終無定論蟾月以冷談應之曰人而無信妾知其不可也座上娼樂非不足也諸相公盡其不盡之興適有病未得侍坐終宴矣仍緩步而出諸人初既有約且見其冷談之色不敢

出一言矣此時楊生往任店搬移行李趂黃昏往尋蟾月之家蟾月先已還家掃中堂燃花燭悄然而待之楊生繫驢櫻桃樹下往叩重門蟾月聞剝啄之聲跕屣出迎曰下樓之時郎先妾後妾已先到而郎何後耶生曰以主人而待客可乎以客而待主人可乎真所謂非敢後也馬不前也遂相與携扶而入兩人相對其喜可知蟾月滿酌玉杯以金縷衣一曲侑之芳姿嫩聲能割人之膓而迷人之魂生情不能自抑相携就枕雖巫山之夢洛浦之遇未足以踰其樂矣

至夜半蟾月於寢上謂生曰妾之一身自今日已托於郎君矣請略暴情事惟郎君俯察而矜悶焉妾本韶州人也父曾爲此州驛丞矣不幸病死於他鄉家事零替故山迢遞力单勢㷇無路返葬繼母賣妾於娼家受百金而去妾忍辱含痛屈身事人只祈天或垂憐幸逢君子復見日月之明矣妾家樓前卽去長安道也車馬之聲晝夜不絶來人過客孰不落鞭於妾之門前乎從來四五年間眼閲千萬人矣尚未見延似於郎君者今何幸遇我郎君全願畢矣郎若不

以妾鄙夫之則妾願為樵爨之婢敢問郎君之意如何生欵荅曰我之深情豈與桂娘少間哉第我本貧家秀才也且堂有老母與桂娘偕老恐不緊於老親之意若具妻妾則亦恐桂娘之不樂也桂娘雖不以為嫌天下必無可為桂娘女君之淑女是可慮也蟾月曰郎君是何言也當今天下之才無出於郎君之右者新榜壯元固不足論而丞相印綬大將節鉞非久當歛於郎君手中天下美女孰不願從於郎君乎將見紅拂隨李靖之匹馬綠珠步石崇之香塵蟾月

何人敢有一毫專寵之心惟願郎君娶賢婦於高門以奉大夫人後亦勿棄賤妾焉請自今以後潔身而待命矣生曰去年我曾過華州偶見秦家女子其容貌才華足與桂娘可較伯仲而不幸今也則亡桂卿欲使我更求淑女於何處乎蟾月曰郎君所言者必是秦御史女彩鳳也御史曾為吏於此府秦娘子與賤妾情誼稠密矣其娘子且有卓文君之才貌郎君既無長卿之情而今雖思之亦無益矣請郎君更求於他門也楊生曰自古絕色本不世出今桂卿秦娘

兩人生並一代吾恐天地精明之氣殆已盡矣蟾月大笑曰郎君之言誠如井底蛙矣妾姑以吾娼妓中公論告於郎君矣天下有青樓三絶色之語江南萬玉燕河北狄驚鴻洛陽桂蟾月桂蟾月郎妾也妾則獨得虛名玉燕驚鴻真當代絶艷豈可曰天下更無絶色乎生曰吾意則彼兩人猥與桂卿齊名矣蟾月曰玉燕以地之遠雖未得見南來之人無不稱贊可知其決非虛名驚鴻與妾情若兄弟驚鴻一生本末請略陳之驚鴻播州良家女也早失怙恃依其姑母

自十歲美麗之色名於河北近地之人欲以千金買以爲妾媒婆塡門閙如群蜂而驚鴻言於姑毋皆斥遣衆媒婆問於姑毋曰姑娘東推西却不肯許人必得何許人乃合於意欲爲大承相之妾乎欲爲節度使之副室乎欲許於名士乎欲送於秀才乎驚鴻替對曰若如晋時東山携妓之謝安石則可以爲大丞相之妾矣若如三國時使人誤曲之周公瑾則可以爲節度使之妾矣若有玄宗朝獻清平詞之翰林學士則名士可隨矣若有武帝時奏鳳凰曲之司馬長

卿則秀才可從矣惟意是適何可逆料乎衆婆大笑
而散鶯鴻私以爲窮鄉女子耳目不廣將何揀天下
之奇才擇閨中之賢乎惟娼女則英雄豪傑無不
接席而酬酌公子王孫亦皆開門而逢迎賢愚易卞
優劣可分譬之則求竹於楚虎採玉於藍田奇才美
品何患不得遂顧自責於娼家必欲托身於奇男未
及數年名聲大噪去年秋山東河北十二州文人才
士會於鄴都設宴以誤鶯鴻以一曲霓裳舞於席上
翩如驚鴻矯如翔鳳百隊羅綺盡失顔色其才其貌

此可見矣宴罷獨上於銅雀臺帶月徘徊感古悲傷詠斷腸之遺句吊分香之往蹟仍竊笑曹孟德不能藏二喬於樓中見之者無不愛其才奇其志顧今閨閣之中豈無其人乎驚鴻與妾同遊於上國寺與之論懷驚鴻謂妾曰爾我兩人苟得意中之君子互相薦引同事一身則庶不誤百年之樂矣妾亦諾之矣今逮遇郎君輒思驚鴻而驚鴻方入於山東諸侯宮中此所謂好事多魔者也侯王姬妾富貴雖極亦非驚鴻之願也仍唏噓曰惜乎安得一見驚鴻說此情

也楊生曰青樓中雖有許多才女安知士夫家閨秀不讓娼扉一頭地乎蟾月曰以妾目見無如秦娘子者苟下秦娘一等妾不敢薦於郎君然妾飽聞長安之人爭相稱道曰鄭司徒女子窈窕之態幽閑之德爲當今女子中第一妾雖未見大名之下本無虛事郎君啟到京師留意訪問是所望也問荅之間紗窓已微明矣兩人同起梳洗畢蟾月曰此處非郎君久留之地也况昨日諸公子尚不無怏〻之心恐不利於相公湏趂早登程前頭叨侍之日尚多何必爲兒

女子屑々之悲乎生曰娘言誠如金石當銘鏤於心
肝矣遂相對揮淚分袂而去

倩女冠鄭府遇知音　老司徒金榜得快婿

楊生自洛陽抵長安定其旅舍頓其行裝而科日尚
遠矣招店人問紫清觀遠近答云在春明門外矣郎
備禮段往尋杜鍊師鍊師年可六十餘歲戒行甚高
為觀中女冠之首矣生進以禮謁傳其母親書簡鍊
師聞其安否垂淚而言曰我與令堂姐々相別已二
十年後生之人軒仰若此人世流光信如白駒之忙

也吾老矣厭處於京師煩囂之中方欲遠向崆峒學仙訪道鍊魂守真栖心於物外矣姐〻書中有所托之言吾當不得已爲君少留楊生風彩明秀如仙當世閨艶之中恐難得相敵之良配也然從須商量如有閑日更加一來爲楊生曰小侄親老家貧年近二十而身處僻鄉未能擇配方當喜懼之日反貽衣食之憂誠孝莫展歉愧罙切今拜叔母眷念至斯感賀良深矣郎拜辭而退時科日將迫而自聞措婚之諾稍弛求名之心數日後復往觀中鍊師迎笑曰一處

有處女而言其才與貌則眞楊郎之配而但其家門
楣太高六代公侯三世相國楊郎若爲今榜魁元則
此婚庶可望矣其前發口無益也楊郎不必煩訪老
身勉修科業期於大捷可也楊生曰誰家也鍊師曰
春明門外鄭司徒家也朱門臨道門上設棨戟者郎
其第也司徒有一女而其處子仙也非人也生忽忽
蟾月之言潛念曰此女子果如何而大得聲譽於兩
京之間乎問於鍊師曰鄭司徒女子師傅曾見之乎
鍊師曰我豈不見乎鄭小姐郎天人不可以口舌形

其美也生曰小侄非敢為誇大之言也今春科第當
如探囊中物耳此則固不足掛念而平生有癡獃之
願不見處子則不欲求婚願師傅特出慈悲之心使
小子一見其顏色如何錬師大笑曰宰相家女子豈
有得見之路乎楊郎或慮老身之言有未可信者乎
生曰小子何敢有疑於尊言乎凡人之所見各自不
同安信師傅之眼必如小子之目乎錬師曰萬無此
理也鳳凰麒麟婦孺皆稱祥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
高明苟非無目之人則豈不知子都之美乎楊生猶

不快而敀矣必欲受諾於錬師翌日清晨又往道觀錬師謂曰楊郎必有事也生曰小子不見鄭小姐則終不能無疑於心更乞師傅念母親付托之意察小子委曲之情密運沖襟別出妙計使小子一遭望見則當結草而啚報矣錬師掉頭曰未易哉沉吟半餉乃謂曰吾見楊郎聰睿明透學問之暇或知音律乎生曰小子曽遇異人學得妙曲五音六律頗皆明通矣錬師曰宰相之家甲第峨〻中門五重花園深〻繚垣數丈自非身具羽翼不可越也且鄭小姐讀詩

學禮律身有範一動一靜合度合儀既不焚香於道
觀又不薦齋於尼院正月上元不觀燈市之戲三月
三日不作曲江之遊外人何從而窺見乎且有一事
或冀萬幸而恐楊生不肯從也生曰鄭小姐如可得
見雖令升天入地握火蹈水何敢不從乎鍊師曰鄭
司徒近因老病不樂仕宦惟寄興於園林鍾鼓夫人
崔氏性好音樂而小姐聰慧穎悟千萬百事無不明
知至於音律清濁節奏繁促一聞輒解毫分縷柝雖
如師襄神如子期未必過此而蔡文姬之能知斷

絃蓋餘事耳崔夫人聞有新翻之曲則必招致其人使奏於座前令小姐論其高下評其工拙憑几而聽以此爲暮景之樂吾意楊郎苟解彈琴預習一曲而待之三月晦日乃靈符道君誕日鄭府每年必送解事奴婢賫來香燭於觀中楊郎當以此時換着女服手奏三尺綠綺使彼聞之則彼必啟告於夫人夫人聽之則必請去矣入鄭府之後得見小姐與否皆係天緣非老身所知而此外無他計矣況君如美人之貌樣且不生鬚出家之人或有不裹髮不掩耳者變

服亦不難矣生喜而拜謝退居屈指待日矣原来鄭
司徒無他子女只有一女小姐而已崔夫人觧娩之
日於昏困中見之則有仙女把一顆明珠入於房櫳
俄而小姐生矣名之曰瓊貝及長嬌姿雅儀奇才徽
範盖千古一人也父母鍾愛甚篤欲得佳郎而無可
意者年至二八尚未笄矣一日崔夫人招小姐乳母
錢嫗謂之曰今日道君誕日汝持香燭往紫清觀傳
與杜錬師無以衣段茶果致吾慇〻不忘之意錢氏
領命乘小轎至道觀錬師受其香燭供享於三清殿

且奉三種盛饌百拜而謝齋供錢嫗而送之此時楊
生已到別堂方横琴而奏曲錢嫗留別錬師正欲上
轎忽聽琴韻出於三清殿迤西小廊之上其聲甚妙
宛轉清新如在雲霄之外矣錢嫗停轎而立側聽頗
久顧問於錬師曰我在夫人左右多聽名琴而此琴
之聲果初聞也未知何人所弾耶錬師答曰日昨年
少女冠自楚地而来欲壮觀皇都姑此淹留而時〻
弄琴其聲可愛貧道聾於音律者不知其工焉知其
拙令嫗〻有此嘉奬必善手也錢嫗曰吾夫人若聞

之則必有召命矣錬師須挽留此人勿令之他錬師曰當如教矣送錢嫗出洞門後以此言傳於楊生〻大悦苦待夫人之召矣錢嫗歸告於夫人曰紫清觀有何許女冠能做奇絶之響誠異事矣夫人曰吾欲一聽之矣明日送小轎一乘婢子一人於觀中傳語於錬師曰小女冠雖不欲辱臨道人須為之勸送錬師對其侍婢謂生曰尊人有命君須勉往生曰遐方賤蹤雖不合進謁於尊前而大師之教何敢有違於是具女道士之巾服抱琴而出隱然有魏仙君之道

骨飄然有謝自然之仙風矣鄭府乂鬟欽嘆不已楊生乘小轎至鄭府侍婢引入於內庭夫人坐於中堂威儀端嚴楊生叩頭再拜於堂下夫人命賜坐謂之曰昨日婢子往道觀幸聽仙樂而來老人方願一見得接道人清儀須覺俗慮之自消楊生避席而對曰貧道本是楚間孤賤之人也浪跡如雲朝東暮西茲因賤技獲近夫人座下是豈始望之所及哉夫人使侍婢取楊生手中之琴置膝摩挲乃称賞曰真箇妙材也生荅曰此竜門山百年自枯之桐木性已盡於

霹靂堅強不下於金石雖以千金賭之不可易也酬荅之頃砌陰已改而漠然無小姐之形影矣楊生心甚着急疑慮自起告於夫人曰貧道雖傳古調而今之不彈者多貧道亦不能自知其聲之非今而古也頃因紫淸觀衆女觀之言而聞之則小姐之知音爲今世之師曠願效賤藝以聽小姐之下教也夫人使侍婢招小姐俄而繡幕乍捲薌澤微生小姐來坐於夫人座側楊生起拜畢縱目而望之太陽初湧於彤霞芳蓮政映於綠水矣神搖眸眩不能正視楊生嫌

其坐席稍遠眼力有碍乃告於夫人曰貧道欲受小姐之明教而華堂廣濶聲韻散泄或恐不專於細聽也夫人謂侍兒曰女冠之座可移於前也侍婢移席請坐雖逼近於夫人之座而適當小姐座席之右反不如直視相望之時也生大以爲恨而不敢再請侍婢設香案於前開金爐爇名香生乃改坐援琴先奏霓裳羽衣之曲小姐曰美哉此曲宛然天寶太平之氣像也此曲人必觧之而曲終其妙未有如道人之手段者也此非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罷霓裳羽

衣曲者乎階亂之淫樂不足聽也願聞他曲楊生更奏一曲小姐曰此曲樂而淫哀而促郎陳後主玉樹後庭花者也此非所謂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者乎亡國之繁音不足尚也更奏他曲楊生又奏一闋小姐曰此曲如悲如喜如感激者然如患念者然昔蔡文姬遭亂被拘生二子於胡中矣及曹操贖還文姬將歸故國留別兩兒作胡笳十八拍以寓悲憐之意所謂胡人落淚添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者也其聲雖可聽也失節之人曷足道哉請新其

曲楊生又奏一腔小姐曰王昭君出塞曲也昭君眷係舊君瞻望故鄉悲此身之失所怨畫師之不公以無限不平之心付之一曲之中所謂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者也然胡姬之曲邊方之聲本非正音也抑有他曲乎楊生又奏一轉小姐改容而言曰吾不聞此聲久矣道人實非凡人也此則英雄不遇其時宅心於塵世之外而忠義之氣積鬱於板蕩之中得非嵇叔夜廣陵散乎及其被戮於東市也顧日影彈一曲曰寃哉人有欲學廣陵散者乎吾惜

之不傳也嗟呼廣淩散從此絶矣所謂獨鳥下東南廣淩何處在者也後人無傳之者道人必遇嵇康之精靈而學也生膝席而答曰小姐之英慧出人萬〻層也貧道嘗聞之於師其言與小姐一也又奏一翻小姐曰優〻哉渢〻哉青山峨〻綠水洋〻神仙之跡超脫塵臼之中此非伯牙水仙操乎所謂鍾期既遇奏流水而何慚者乎道人乃千百歲後知音也怕牙之靈如有所知必不恨鍾子期之死也楊生又彈一闋小姐肅正襟跪坐曰至矣盡矣聖人遭遇亂世

遑ゝ四海有拯濟萬姓之意非孔宣父誰能作此曲乎必倚蘭操也所謂逍遥九州無有定處者非其意耶楊生跪坐添香復彈一曲小姐曰高哉美哉倚蘭之操雖出於大聖人憂時救世之心而猶有不遇時之歎也此曲與天地萬物熈ゝ同春巍ゝ蕩ゝ無得以名焉是必大舜南薰曲也所謂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者也盡善盡美者無過於此者雖有他曲不願聞也楊生敬而對曰貧道聞樂律九變天神下降貧道所奏者只八曲也尚有一曲請玉振之

矣拂桂調絃閃手而彈其聲悠揚閭恍能使人寬佚
而心蕩庭前百花一時齊綻乳燕雙飛流鶯互歌小
姐蛾眉暫低眼波不收泯默而坐矣至鳳兮鳳兮故
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句乃開眸再望俯視其帶
紅暈轉上於雙頰黃氣忽消於八字正若被惱於春
酒者也郎雍容起立轉身入内生愕然無語推琴而
起惟瞪視小姐之背魂飛神飄立如泥塑夫人命坐
之問曰師傳俄者所彈者何曲也生乍對曰貧道傳
得於師而不知其曲名故正待小姐之命矣小姐久

而不出夫人使侍婢問其故侍婢還報曰小姐半日
觸風氣候欠安不能出來矣楊生大疑小姐之覺悟
蹙〻不安不敢久留起拜於夫人曰伏聞小姐玉體
不平貧道實切憂慮矣伏想夫人親自診視貧道請
退去矣夫人出金帛而賞之生辭曰出家之人雖粗
解聲律不過自適而已敢受伶人之纏頭乎因頓首
而謝下堦而去夫人憂小姐之病郎召問之已快愈
矣小姐還于寢室問於侍婢曰春娘之病今日何如
侍女曰今日已差聞小姐聽琴新起梳洗矣原來春

娘姓賈氏其父西蜀人也上京爲丞相府胥吏多有功勞於鄭司徒家矣未久病死時春娘年才十歲司徒夫妻憐其無依収置府中使與小姐同遊其齒於小姐較一月矣容貌粹麗百態俱備端正尊貴之氣隱雖不及於小姐而亦絶代佳人也詩才之奇筆法之妙女紅之工足與小姐相上下小姐視如同氣不忍暫離雖有奴主之分實同朋友之誼本名郎楚雲而小姐以其態度之可愛採韓吏部多態春空雲之句改其名曰春雲家内之人皆以春雲呼之春雲來

見小姐而問曰朝者諸侍女争言中臺弾琴之女冠容如天仙手弾稀音小姐大加称賛小婢忘却在病方欲玩賞其女冠何其速去耶小姐發紅於面徐言曰吾動身如玉持心如盤足跡不出於重門言語不交於親戚乃春娘之所知也一朝為人所詐忽受難洗之羞辱自此何擧面對人乎春雲驚曰怪哉此何言也小姐曰俄来女冠果然其容貌秀矣琴曲妙矣郎囁嚅不畢其説春雲曰其人葶如何耶小姐曰其女冠始奏霓裳羽衣次奏諸曲其終也奏帝舜南薫

曲我一一評論遵季札之言仍請止之其女冠言有一曲矣更奏新聲乃司馬相如挑卓文君之鳳求凰也我始有疑而見之其容貌舉止與女子大異是必詐偽人之欲賞春色而變服来矣所恨者春娘若不病一見可辨其詐也我以閨中處女之身與初不知何許男子半日對坐露面接語天下寧有是事耶雖毋子之間我不忍以此言告之矣非春娘誰與說此懷也春娘笑曰相如鳳求凰處子獨不聞耶必見盃中之弓影也小姐曰不然此人奏曲皆有次第若使

無心求凰之曲何必奏之於諸曲之末乎况女子中容貌或有清弱者或有壯大者矣氣像豪爽未見如此人者予意則國試已迫四方儒生皆集於京師其中恐有誤聞我名者妄生採芳之計也春雲曰其女冠果是男子則其容顏之秀美如此其氣像之豪爽如此其精通音律又如此可知其才品之高矣安知非真相如乎小姐曰彼雖相如我則決不作卓文君也春雲曰小姐無爲可笑之說文君寡婦也小姐處女也文君有意而從之小姐無心而聽之小姐何以

自此於文君乎兩人嬉〻而笑終日自樂一日小姐侍夫人而坐司徒自外而入持新出榜眼以授夫人曰女兒婚事至今未定故欲擇佳郎於新榜之中矣聞壯元楊少游淮南之人時年十六歲且其科製人皆稱賛此必一代才子且聞其風儀俊秀標致高爽將成大器而時未娶妻若得此人爲東床之客則我心足矣夫人曰耳聞不如目見人雖過稱吾何盡信必也親見而後方可定也司徒曰是亦不難

詠花鞋透露懷春心　幻仙庄成就小星緣

小姐聞其父親之言入寢室謂春雲曰向日彈琴女
冠自稱楚人年可十六七歲淮南郎楚地且其年紀
相近吾心實不能無疑也此人若其女冠則必來謁
於父親矣汝須待其來到留意而見之春雲曰其人
妾曾未之見雖與相對何其知之春雲之意則小姐
從青鎖之內親自窺見似好耳兩人相對而笑此時
楊少游連魁於會試及殿試郎被揀於翰苑聲名聳
於一世矣公侯貴戚有女者皆爭送媒妁而生盡却
之徃見禮部權侍郎以求婚於鄭家之意縷縷告之

仍要紹介侍郎裁一札而付之生郎袖往鄭司徒家通其姓名司徒知楊壯元之至謂夫人曰新榜壯元来矣郎迎見於外軒楊壯元戴桂花擁仙樂進拜於司徒丈彩之美禮貌之恭已令司徒口呿而齒露矣一府之中惟小姐一人之外莫不奔走聳觀爲春雲問於夫人侍婢曰吾聞老爺與夫人唱酬之言前日彈琴女冠郎楊壯元之表妹有彷彿處乎爭言曰果是矣觀其擧止容貌少無参差表兄弟中何其酷相似耶春雲郎入謂小姐曰小姐明鑑果不差矣小姐

曰汝須更往聞其爲何語而來春雲郎出去久而還
曰吾老爺爲小姐求婚於楊壯元壯元拜而謝曰晚
生自入京師聞令小姐窈窕之德幽閑之態妄出非
分之望今朝往議於座師權侍郎則侍郎許以一書
通於大人而顧念門戶之不敵如青雲濁水之相懸
人品之不同如鳳凰烏雀之各異侍郎之書方在晚
生袖中而慚愧趦趄不敢進矣仍擎而獻之老爺見
而大悅方促進酒饌矣小姐驚曰婚姻大事不可草
率而父親何如是輕諾耶語未了侍婢以夫人之命

招之小姐承命而往夫人曰壯元楊小遊一榜所推
萬人所稱汝之父親旣已許婚吾老夫妻已得托身
之人矣更無可憂者也小姐曰小女聞侍婢之言楊
壯元容儀一如頃日彈琴之女冠果其然乎夫人曰
婢輩之言是也我愛其女冠仙風道骨拔出於世久
愈不忘方欲更邀而家間多事計莫之遂矣今見楊
壯元宛如女冠相對以此足知楊壯元之美也小姐
曰楊壯元雖美小女與彼有嫌與之結親恐不可也
夫人曰是甚怪事惟事吾女兒處於深閨楊壯元居

在淮南本無干涉之事有何嫌疑之端乎小姐曰小
女之事言之可愧故尚未得告於母親矣日前女冠
郎今日之楊壯元也變服彈琴欲知小女之姸媸也
小女陷於奸詐終日打話豈可曰無嫌乎夫人驚懼
無語司徒送楊壯元入內寢喜色已津〻矣謂小姐
曰瓊貝汝今日有乘龍之慶甚是快活事也夫人以
小姐之言傳之司徒更問於小姐知楊生彈求凰之
曲顛末大笑曰楊壯元真風流才子也昔王維學士
着樂工衣服彈琵琶於太平公主之第仍占壯元至

今爲流傳之美談楊郎爲求淑女換着衣服實多才之人一時遊戲之事何嫌之有況女兒只見女道士而已不見楊壯元也楊壯元之換女道士於汝何關與卓文君之屬簾窺見不可同日道也有何自嫌之心乎小姐曰小女之心實無所愧見欺於人一至於此以是憤恚欲死爾司徒又笑曰此則非老父所知也他日汝可問之於楊生夫人問於司徒曰楊郎欲行禮於何間乎司徒曰納幣之禮從俗而行之親迎則待秋間陪來大夫人後方定日矣夫人曰禮則然

矣遲速何論遂擇吉日捧楊翰林之幣仍請翰林於
花院別堂處之以子婿之禮敬事司徒夫妻司徒夫
妻愛翰林如親子焉一日小姐偶過春雲寢房春雲
方刺繡於錦鞋爲春渴所惱獨枕繡機而眠小姐因
入房中細見繡線之妙嘆其才品之美矣機下有小
紙寫數行書展見則即咏鞋之詩也其詩曰

憐渠最得玉人親步步相隨不暫捨燭滅羅帷解
帶時使爾抛却象床下

小姐見罷自語曰春娘詩才尤將進矣以繡鞋比之

於身以玉人擬之於吾每言常時與我不曾相離彼
將從人必與我相隨也春娘誠愛我也又微吟而笑
曰春雲欲上於吾所寢衆床之上乎欲與我同事一
人此兒之心已動矣恐驚春娘回身潛出轉入内堂
見於夫人夫人方率侍婢備翰林夕饌矣小姐曰自
楊翰林來住吾家老親以其衣服飲食爲憂指揮婢
僕恐傷精神小女當自當其苦而非但於人事有嫌
在禮亦無所據春娘年旣長成能當百事小女之意
送春雲於花園俾奉楊翰林内事則老親之憂可除

其一分矣夫人曰春雲妙才奇質何事不可當乎但
春雲之父曾有功於吾家且其人物出於等夷相公
每欲爲春雲求良匹終事女兒恐非春雲之願也小
姐曰小女觀春雲之意不欲與小女分離也夫人曰
從嫁婢妾於古亦有然春雲之才貌非等閑侍兒之
比與汝同歸恐非遠念小姐曰楊翰林以遠地十六
歲書生媒三尺之琴調戲宰相家深閨處子其氣像
豈獨守一女子而終老乎他日據丞相之府享萬鍾
之祿則堂中將有幾春雲乎適司徒入来夫人以小

姐之言〻於司徒曰女兒欲使春雲往侍楊郎而吾意則不然行禮之前先送媵妾決知其不可也司徒曰春雲與女兒才相似而貌相若也情愛之篤亦相同也可使相從不可使相離也畢竟同歸先送何妨少年男子雖無風情亦不可獨栖孤房與一柄殘燭爲伴況楊翰林乎急送春娘以慰寂寞之懷恐無不可而但不備禮則太涉草〻欲具禮則亦有所不便者何以則可以得中也小姐曰小女有一計欲借春雲之身以雪小女之恥司徒曰汝有何計試言之小

姐曰使十三兄如此如此則小女見凌之耻可以除矣司徒大笑曰此計甚妙矣蓋司徒諸子侄中有十三郎者賢而機警志氣浩蕩平生喜作諧謔之事且與楊翰林氣味相合眞莫逆交也小姐便謂春雲曰春娘吾與汝頭髮覆額心肝已通共爭花枝終日啼呼今我已受人之聘禮可知春娘之年亦不稚矣百年之身事汝必自量未知欲托於何樣人乎春雲對曰賤妾偏荷娘子撫愛之恩而涓埃之報未由自効矣惟願長奉巾匜於娘子以終此身也小姐曰我素

知春娘之心與吾同也我與春娘欲議一事楊郎以
枯桐一聲美此閨裡之處女貽辱深矣受侮多矣非
吾春娘誰能為我雪恥乎吾家山庄終南山最僻
處也距京城僅牛鳴地而景致蕭洒非人境也賃此
別區設春娘之花燭且令鄭兄導楊郎之迷心行如
此之計則横琴之詐謀彼不得更售矣聽曲之深羞
可以快滌矣惟望春娘無憚一時之勞春雲曰小姐
之命賤妾何敢違乎但異日何以舉面於楊翰林之
前乎小姐曰欺人之羞不猶愈於見欺者之羞乎春

雲微〻而笑曰死且不避當惟命矣翰林職事澙直
之外無奔忙之苦矣持被之餘閑日尚多或尋朋友
或醉酒樓有時跨驢出郊訪柳尋花一日鄭十三謂
翰林曰城南不遠之地有一静界山川絶勝吾欲與
一遊溤此幽情翰林曰正吾意也遂挈壺榼屛騶隷
行十餘里芳草被堤青林繞溪剩有山欎之興翰林
與鄭生臨水而坐把酒而吟此時正春夏之交也百
卉猶存萬樹相映忽有落英泛溪而来翰林咏春来
遍是桃花水之句曰此間必有武陵桃源也鄭生曰

此水自紫閣峰發源而來也曾聞花開月明之時則往々有仙樂之聲出於雲烟縹緲之間而人或有聞之者今則仙緣甚淺尚未得入其洞天矣今日當與大兄蹊靈境尋仙蹤拍汪崖之肩窺玉女之窓矣輸林性本好奇聞之欣喜曰天下無神仙則已有之則只在此山中矣方振衣欲賞忽見鄭生家々僮流汗而來喘促而言曰娘子患候猝劇走請郎君矣鄭生忙起曰本欲與兄壯遊於神仙洞府矣家憂此迫仙賞已違向所謂仙分甚淺者亦可驗矣促鞭而敀輸

林雖甚無聊而賞興猶不盡矣步隨流水轉入洞口
幽澗冷〻羣峰眞〻無一点飛塵青襟自覺蕭爽矣
獨立溪上徘徊吟哦矣丹桂一葉飄水而下葉上有
數行之書使書童拾取而見之有一句之詩曰

仙尨吠雲外知是楊郎来

翰林心竊怪之曰此山之上豈有人居此詩亦豈人
之所作乎攀蘿緣崖忙步連進書童曰日暮道險進
無所歸老爺還故城裏翰林不聽又行七八里東嶺
初月已在山腰矣逐影步光穿林撥澗惟聞驚禽啼

而悲猿嘯矣已而星揺峯頂露鎖松梢可知夜将深矣四無人家無處投宿欲覔禅菴佛寺而亦不可得方蒼黄之際十餘歳青衣女童浣衣於渓邊見其来忽而驚起且去且呼曰娘子娘子郎君至矣生聞之尤以為怪又進数十歩山回路窮有小亭翼然臨渓窈而深幽而寂真仙居也一女子披霞光帯月影子然獨立於碧桃花下向翰林施禮曰楊郎来何晩也翰林驚見其女子身着紅錦之袍頭挿翡翠之簪腰帯白玉之佩手把鳳尾之扇嬋妍清高認非世界人

也乃慌忙答禮曰學生乃塵間俗子本無月下之期而有此晩來之教何也女子請往亭上共做穩話仍引入亭中分賓主而坐招女童曰郎君遠來應有飢色畧以薄饌進之女童受命而退少焉排瑶床設奇饌擎白玉之鍾進紫霞之酒味冽香濃一酌便醺醉林曰此山雖僻亦在天之下也仙娘何以厭瑶池之樂謝玉京之侶而辱居於此乎美人長吁短嘆曰欲説舊事徒增悲懷妾是王母之侍女郎是紫府之仙吏玉帝賜宴於王母衆仙皆會郎偶見小妾擲仙果

而戲之郎則誤被重譴幻生於人世妾則幸受薄罰
謫在於此而郎已爲膏火所蔽不能記前身之事也
妾之謫限已滿向瑤池而必欲一見郎君乍展舊情
懇囑仙官退却一日之期已至郎君將到此方企待
耳郎令辱臨宿緣可續時桂影將移銀河已傾翰林
攜美人同寢若劉阮之入天台與仙娥結緣似夢而
非夢似真而非真纏盡繾綣之意山鳥已啼於花梢
而紗窓已微明矣美人先起謂翰林曰今日郎妾上
天之期也仙官奉帝勅備幢節來迎小妾之時若知

郎君在此則彼此將俱被譴罰郎君促行郎君若不
忘舊情又有重逢之日矣遂題別詩於羅巾以贈翰
林其詩曰
相逢花滿天相別花在地春色如夢中弱水杳千
里
楊生覽之離懷斗起不勝悽黯自裂汗衫和題一首
而贈之其詩曰
天風吹玉佩白雲何離披巫山他夜雨願濕襄王
衣

美人奉覽曰瓊樹月隐桂殿霜飛佐九萬里外面目
者惟此一詩而已遂蔵於香囊仍再三催促曰時已
至矣郎可行矣翰林摻手拭淚各称保重而别纔出
林外回瞻亭榭碧樹重〻瑞靄朧〻如覺瑤臺一夢
及故家精爽悠飛忽〻不樂獨坐而思之曰其仙女
雖自云已被天赦故期在郎安知其行必在今日乎
暫留山中蔵身密處目見羣仙以憧幡来迎之後下
来亦未晚也我何思之不審行之太躁耶悔心憧〻
達宵不寐惟以手書空作咄〻字而已翌曉早起率

書童復往昨日留宿之處則桃花帶笑流水如咽虛亭獨留香塵已閒矣翰林悄凭虛檻悵望青霄指彩雲而嘆曰想娘子乘彼雲而朝上帝矣娘子影已斷何嗟及之乃下亭倚桃樹而灑淚曰此花應識崔護城南之恨矣至夕乃憮然而回至數日鄭生來謂翰林曰頃日因室人有疾不得與兄同遊尚有恨矣即今桃李雖盡城外長堤柳陰正好與兄當偷半日之閒更辦一塲之遊玩蝶舞而聽鶯歌矣翰林曰綠陰芳草亦勝花時矣兩人共轡同行催出城門涉遠野擇

茂林藉草而坐對酌数籌傍有一杯荒墳寄在断崖之上而蓬蒿四浸莠草盡剥惟有雑卉成叢緑影相交数点幽花隠映於荒阡乱樹之間也翰林因醉興指点而嘆曰賢愚貴賤百年之後盡歸於一邱土此孟嘗君所以涙下於雍門琴也吾何以不醉於生前乎鄭生曰兄必不知彼墳也此郎張女娘之墳也女娘以美色鳴於一世人以張麗華稱之二十而夭瘞於此後人哀之以花卉雑植於墓前以誌其處矣吾輩以一杯酒澆其墳以慰女娘芳如何翰林自是多

情者乃曰凡言可也遂與鄭生至其墳前擧酒澆之
各製四韻一首以吊孤魂翰林之詩曰
美色曾傾國芳魂已上天管絃山鳥學羅綺野花
傳古墓空春草虛楼自暮烟秦川舊聲価今日屬
誰邊
鄭生之詩曰
問昔繁華地誰家窈窕娘荒凉蘇小宅寂寞薛濤
庄草帶羅裙色花留寶靨香芳魂招不得惟有暮
鴉翔

兩人傳看浪吟更進一杯鄭生繞墓前徊徨至崩頽之處得白羅所書絶句一首而詠之曰何處多事之人作此詩納女娘之墓乎翰林索見之則郎自家裂衫製詩以贈公娘者也乃大驚於心曰向日所逢美人果是張女娘之魂也駭汗自出頭髮上竦心不能自定而已自解曰其色之美如此其情之厚如此仙亦天緣也鬼亦天緣也仙與鬼不必卞之矣乘鄭生起旋之時更酌一盃潛澆於墳上默禱曰幽明雖殊情義不隔惟祈芳魂鑑此至誠更趂今夜重續舊緣

禱畢拉鄭生還飲是夜獨在花園依枕歎坐想其美人思甚渴洄耿〻不成眠矣時月光窺簾樹影蕭愡羣動已息人語正閒而似有跫音自暗中而至輪林開戶視之乃紫閣峰上仙女也輪林蕭心驚喜跳出門限携來玉手欲入房中美人辭曰妾之根本郎已知之得無嫌猜之心乎妾之初遇郎君非不欲真吐而或恐驚動假托神仙叨侍一夜之枕席榮已極矣情已密矣庶幾斷魂再續朽骨更肉而今日郎君又訪賤妾之幽宅澆之以酒弔之以詩慰此無主之孤

魂妾於此不勝感激懷恩戀德欲謝厚眷面布微悃
而来敢欲以幽陰之質復近君子之身乎翰林更挽
其袖而言曰世之悪鬼神者愚迷怯懦之人也人死
而為鬼〻幻而為人以人而畏鬼人之駭者以鬼而
避人鬼之癡者也其本則一而其理則同也何人鬼
之辨而幽明之分乎我見若斯我情若斯娘何以背
我乎美人曰妾何敢背郎君之恩而忽郎君之情哉
郎君見妾眉如蛾翠臉如猩紅而有眷戀之情此皆
假也非真也不過作謀巧餙欲與生人相接也郎君

欲知妾真面目也郎白骨數片綠苔相映而已郎君何可以如此之陋質欲近於貴體乎翰林曰佛語有之人之身體以水漚風花假成者也孰知其真也孰知其假也携抱入寢穩度其夜情之縝密一倍於前矣翰林謂美人曰自今夜〻相會無或相沮美人曰雖人與鬼其道雖異至情所格自相感應郎君之眷妾誠出於至情則妾之欲托於郎君豈可淺哉俄聞晨鐘之聲起向百花叢深處而去翰林憑欄送之以夜爲期美人不答倏然而去矣


白石蒼蔭匡坐
其下呼之〻應者
似是抱琴來者耶